

人在旅途 >>>



朋友突然间就泪流满面：“如果一个人，敢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你，还有什么比这种信任更可贵？！”

## 冰心玉壶

□梁凌

朋友的家中，珍藏着一个硕大的玉壶，和田玉的，白如凝脂，质地透亮，似云间月，如阳春雪；且雕工细腻，有高山，有流水，中间糖色部分，巧妙地雕成两个人物，抚琴的是伯牙，听琴的是子期。无论谁走进她的家，都会惊叫一声：好大的玉壶！那玉壶，足有半人高，任你推拉提抱，亦岿然不动！

在和田玉价格节节攀升、几近疯狂的今天，提起她的玉壶，朋友总是一脸自豪。

你可能见过和田玉，但很难见到这么大的，即使你见过这么大的，也不可能见过玉质这么细白的……她说。

去年，新加坡来了一个富商，极爱藏玉，围着玉壶转了又转，爱不释手，愿出八百万元买走玉壶。

不能卖，朋友说。富商以为出价低了，又加价：一千万？朋友摇头。

一千二百万……一千五百万……两千……朋友不停地摇头。

富商满腹疑惑：那你到底要卖多少钱？朋友道：多少钱我也不卖！

富商悻悻而去。

朋友的日子，其实很拮据，一家四口，三代人，挤在七十平方米的房里。谁都不理解，她为什么抱着玉壶守贫，如果卖了玉壶，她可以换得多么奢华的生活！

这块玉，其实是“飞”来的，她说，不对，是“背”来的，一个和田朋友背来的。

朋友娓娓道来。一天早上，那一天，是我的生日，也是我要退休的日子，我刚要出门上最后一天班，有人敲门。

我开了门，外面站着一个陌生男子，四十来岁，黑红的脸庞，络腮胡子，他深深的眼窝和头顶的帽子都告诉我，这是一个维族人。他叫出我的名字，问是不是我。我说是，你找我干什么？

他说，我是和田人，铁木尔的儿子，我父亲去年不在了，他走的时候，要我一定打听到你的住址，把这块石头送给你。这石头，是我父亲一生开采出的最大最好的玉石，他让我背来，是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。

我往他身后看，他身后的地上，果然放着一块大石头，少说也有几百斤，用粗粗的绳子捆着，男子的肩上，磨出了道道血痕。

救命之恩？我想了想，想起四十多年前，我在和田时，的确救过一个叫铁木尔的男子。那时候，我才二十二岁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一天，是我的生日，我的心情很不好，因为我正在为前途伤神。那天夜里，这个男子突然发病，肚子疼得满地打滚，吐得一塌糊涂。凭我当过几年赤脚医生的经验，我知道他得的是阑尾炎，如果不及时手术，可能会引起穿孔，危及生命，但当时，我们赶到最近的医院，至少也得三四个小时。情急之下，大家请我给铁木尔做手术。

我哪里做过手术啊！在此之前，在城里，医生做手术时，我只在一边递器械。但铁木尔鼓励我说，没事，你来吧，我信得过你！

于是，我做了平生第一台手术，从中午做到太阳落山，铁木尔咬着牙，疼了一头汗，最后疼昏过去，却从没叫过一声。在昏过去以前，他不停地安慰我：“别怕，我不疼！”

手术做得很成功。在铁木尔恢复后不久，我就离开了和田，走的时候，铁木尔拉着我的手说，今生，一定好好谢谢你。我当时并没有在意，谁知道，他竟记了四十年！

后来，我找来最优秀的玉雕师傅，雕成了这个玉壶。我仍记得，那个玉雕师，边雕边不停地赞叹：多好的玉！他说他琢了一辈子玉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和田玉！这是极品羊脂玉啊！

我不能卖这块玉，如果我卖掉它，我的灵魂会不安，我的眼前，会浮现出铁木尔做手术时痛苦的神情。我还想象得出，在他临终时，殷切、执著的目光。还有他的儿子，背着几百斤重的璞玉，肩膀磨出一道道血痕……我承认，我需要钱，但如果我拿这块玉换钱，我自己都会瞧不起我自己，我对不起铁木尔父子的一片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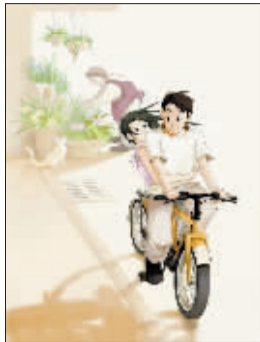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应该说谢谢的，是我，我应该感激铁木尔，因为他的鼓励，我做了平生第一台手术，也坚定了我从医的决心，在此之前，我一直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方向。

说到这里，朋友突然间就泪流满面：“如果一个人，敢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你，还有什么比这种信任更可贵？！而且这种信任，也带着你找到了自身的价值……”

皎皎月色，透过珠帘进来，洒落在玉壶上，发出奇异的光。

我终于懂得，那个玉壶，是和田人一片冰洁的心，玉有价，而情义无价，信任无价。

生活手记 >>>



时隔多年，我才慢慢懂得，开什么“车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没有人去接你以及接你的人是谁。

## 凤凰车的爱情

□肖依斐

老妈去苏州考察学习，只留下我和老爸在家。平时，我们父女俩单独聊天的机会并不多，他工作比较忙，有点空闲时间就想睡觉。对此，我和妈妈经常表示不满。直到明白父亲的做法也有其合理性之后，我们才对这一点不再见怪。

可是，老爸的性格还是让我摸不透。我也研究过一些心理学和行为学，有时候觉得他简直就是做数学模型的高端人才，可是他却摇摇头说他数学不好；有时候觉得他对公关和管理学一窍不通，但是他却在事成之后高深莫测地一笑；有时候他会暴跳如雷，但是拿我们没办法时，也会低头不语；有时候觉得他是坐不住的急性子，可是我小时候妈妈不在家时，他也会为我缝补被划破了的衣服……对我来说，他简直就是个谜。

这天晚饭后，老爸说要请我喝茶。我很少见他如此“附庸风雅”，便欣然应允。看着茶在沸水中蒸腾，我们敞开心扉聊了很多，我甚至揶揄他：“想当年，我妈可是重点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，你也真敢追，就不怕失败吗？”他一着急，脱口而出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也是开得起凤凰自行车的人……”我当时就笑喷了，这也是值得骄傲的事儿？不过，至少我们达成了一点共识：车是很重要的，无论是什么车，无论是在哪个年代。

第二天晚上，老爸开车来接我去吃饭。在来之前，他说他刚跟同事“吹嘘”了一通，说他昨天怎么跟女儿我聊到凌晨三点。我惊异于他的表情——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，仿佛他做了一件多么令人羡慕的大事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决定以后多陪陪他。

吃过晚饭，路灯下，我们在花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，听他讲一个个关于他的小故事。之后，我们又说到了车。他说：“我不是霸着车不让你妈开，路况这么复杂，而且这辆车也开了好几年了，有些零件都不太灵光了，我一直开着当然知道毛病在哪儿。可是这么多零零碎碎的问题，你妈妈那么迷糊，怎么能记得住呢？咱家的车，每次关门时都要把窗钉一个地按下来，少按一个就有可能被人破窗而入。”我低头沉思：可不是，每次下车，我都是车门一关就走了，偶尔问他：“用不用按？”他

总是一挥手说：“你们先去吧，我来关！”

他又说：“我最近正在看辆新车，等收拾好了，就给你妈开，自动挡比较简单，也安全。”

妈妈不在家的这段日子，我们爷俩一块散步，一块出去玩，或者踏着闪烁街灯的青石板路，看着路边飞檐吊顶的八角楼，一同步行到老城去吃小吃。以前，经常是我和妈妈在后面谈天说地，老爸一个人在前头背着手快走，我们还颇为有理地说：“你走在前面不理我们，哪儿像一家人？”

这一次，我把手插在他温暖的臂弯里，感觉腊月的寒风也不再冷冽。路过一家百年老铺时，他突然停下来说：“给你妈妈买几个烧饼，她喜欢这家的味道。”拎着热乎乎的烧饼，走出高大宏伟的阁楼时，我忍不住回望了一眼，只看见门楼和门楼上的一片天空，深蓝，幽邃。

我似乎终于读懂了父亲。那些机械的理论和模型又怎么能概括他的思想和他深沉的爱？

曾经有一次，妈妈出差要回来。夜已经很深了，我从屋里出来，看见爸爸两眼还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，问他在干什么，他说要等到三点半去接妈妈回来。看看表，还不到一点，我劝他先睡会儿，他说不睡，说怕万一睡过了妈妈会生气。我说我写论文不睡，一会儿可以叫他，他也不同意。我让他看电视，他推说不想看。当时我真纳闷：妈妈单位那么多人同行，随便搭谁的便车不能回来？爸爸却说不懂。唉，这个我还真不懂，于是，他依旧看他的天花板去了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我们一家要去听音乐会。他一大早就奔出门去，然后大汗淋漓地回来。在音乐会开始之前，他把我和妈妈拉到停车场，只一眼我就看到了眼前那辆一尘不染的新车：配好了地垫，贴好了窗膜，垫子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我忽然觉得，这味道比任何花香都芬芳。

我家的车当然不是劳斯莱斯、不是奥迪，倒似乎依旧可以沿用那辆自行车的牌子：“凤凰”。我的父亲就是开“凤凰”车的那个普通人。而时隔多年，我才慢慢懂得，开什么“车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没有人去接你以及接你的人是谁。